

用文字取暖

金晓磊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中国小小说典藏品（第四辑）

主编 杨晓敏

用文字取暖

金晓磊
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用文字取暖/金晓磊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07. 12

(中国小小说典藏品. 第4辑/杨晓敏主编)

ISBN 978-7-80623-904-9

I. 用… II. 金… III. 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8637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32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 37.5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	字数 715000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	版次 2007年12月第1版
纸张规格 850 毫米×1168 毫米	印次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623-904-9	定价 144.00 元(共12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小小说谈片（代序）

汪曾祺

希腊人对于“诗铭”的要求是：诗铭像蜜蜂。一要蜜，二要刺，三要小身体。这要求也可以移之于小小说。一篇好的小小说应该同时具备：有蜜，即有诗意；有刺，即有所讽喻；当然，还要短小精致。

小小说是小的。小的就是小的，从里到外都是小的。“小中见大”，是评论家随便说说的。有一点小小说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，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。谁也没有真的从一滴水里看见过大海。大形势、大问题、大题材，都是小小说所不能容纳的。要求小小说有广阔厚重的历史感，概括一个时代，这等于强迫一头毛驴去拉一列火车。

小小说是一串鲜樱桃，一枝带露的白兰花，本色天然，充盈完美。小小说不是压缩饼干、脱水蔬菜。不能把一个短篇小说拧

干了水分，紧压在一个小小的篇幅里，变成一篇小小说。小小说是斗方、册页、扇面。斗方、册页、扇面的画法和中堂、长卷的画法是不一样的。布局、用笔、用墨、设色，都不大一样。《长江万里图》很难缩绘在一个小横披里。宋人有在纨扇上画《龙舟竞渡图》、《仙山楼阁图》的。用笔虽极工细，但是一定留出很大的空白，不能挤得满满的。空白，是小小说的特点。可以说，小小说是空白的艺术。

小幅画尤其要讲究“笔墨情趣”。小小说需要精粹的语言。古人论诗云，七言绝句如二十八个贤人，著一个屠沽不得。写小小说也应如此。小小说最好不要有评书气、相声气，不要用一种半文半白的轻佻的文体。小小说当有幽默感，但不是游戏文章。小小说不宜用奇僻险怪的句子，如宋人所说的“恶硬语”。小小说的语言要朴素、平易，但有韵致。

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目 录

- 1 小小说谈片(代序) 汪曾祺
- 1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
- 5 有一种意外叫猝死
- 9 会移动的房子
- 13 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存放秘密
- 17 你们在说我什么
- 21 流过往事的水
- 25 最后一张明信片
- 28 两张冒险的电影票
- 31 一个陌生人的来信

用
文
字
取
暖

- 35 苦涩的阳光
- 39 无法预感的死亡
- 43 守望一只兔子
- 47 十七岁的单车
- 52 九·一八事件
- 56 别弄丢了你的影子
- 61 火红的城市
- 65 手机是怎么变成手雷的
- 69 蚊子的梦
- 73 寻找垃圾桶的小女孩
- 76 用文字取暖
- 81 影子杀手
- 86 女人花
- 90 小小说童话(代后记) 杨晓敏

假如生活欺骗了你

回头望着工厂上空飞翔的几只南归的大雁，孙三想：我的明天在哪儿呢？然后，他就推着车，把偌大的工厂留在了身后。

家里也像工厂一样空空荡荡的，没有一点生气——妻子苏蕾留了张纸条，说是带着儿子回娘家去了。

孙三就坐在了沙发上，抽起了香烟。

一阵急促的铃声把孙三给惊醒。孙三揉着惺忪的眼睛，抓起了话筒。

是苏蕾的声音，孙三，你是不是下岗了？

孙三说，嗯！

苏蕾说，那你怎么还能睡得像死猪一样啊。没了工作，让我们娘儿俩喝西北风吗？

孙三说，不是！

用文字取暖

苏蕾说，你还不赶紧去找工作。找不到工作，我们娘儿俩就不回来了！

孙三说，没这样严重吧！

苏蕾那边早已经“啪”地搁了电话。

孙三赶紧洗了把脸，下楼买了点吃的和几份杂七杂八的报纸。

报纸上的招聘广告，不是要求有技术，就是要求有力气；不是要求年龄小，就是要求相貌好。好不容易见了个找“秘书”的，孙三的眼睛还没来得及发光就暗淡下来了——那广告特别声明不要男的，就要女的。

那张晚报上的“副刊”就在这时候，跃入了孙三的视线。

那一刻，孙三决定当个自由撰稿人了！

孙三马上打开电脑。

等到把手放在寒冷的键盘上，孙三才发觉写了这么多年的计划总结，大学时代的诗情早飞得找不到了。孙三就侧身从书架上抽了本诗集出来，是普希金的，上面满是灰尘。孙三随手翻了翻，就翻到了那首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：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/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/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/ 相信吧 / 快乐的时光终将会来临。

孙三咳嗽着打扫了一下喉咙，放声朗诵起来，感觉心情一下子就好了起来。

连电脑旁边那盆叫不出名字的小树，似乎也受到了鼓励，激动得叶子也舒展开来。

孙三一下找到了些感觉，连忙在键盘上“噼里啪啦”地敲打起来。

《红玫瑰·白尿布》就这样新鲜出炉了。

孙三读了几遍，感觉还可以，然后，就把诗作通过电子邮件发了出去。

本来还想再写一首的，但电脑的屏幕上飘满了一张张汇款单，孙三只好放弃了。

还是继续读普希金的诗歌，充充电吧！

第二天，孙三早早地打开了邮箱，但除了收到不少垃圾广告外，没有一封编辑的回复邮件。

大概还没看到！孙三想着，点了支烟。抽了没几口，孙三看到那盆景孤零零地蹲在那里，想起昨天自己读诗歌时，他那副“高山流水遇知音”的样子，连忙对着盆景又读起了那首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。孙三越读越觉得普希金真是个天才，这样的诗歌也写得出来。

读了十来遍，孙三说，兄弟，你自己读吧，我要工作了。

盆景就在一边读了起来。孙三在键盘上忙碌起来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。苏蕾偶尔打电话来问问孙三工作的事怎么样了。

孙三本来想说找到了的，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连张汇款单的影子都没见到，怎么好意思说呢？

苏蕾说那就等着瞧吧！

三个月后的一天，孙三照例读完了那首普希金的经典之作，门铃响了。这是孙三呆在家里，第一次听到门铃响起的。

孙三兴奋地想，大概是邮递员送汇款单来了吧！他努力平静了一下，调整了笑容，开了门。门口苏蕾那张长满了青草样的绿脸，把孙三好不容易生长起来的笑

容扼杀了。

孙三回过神来，赔着笑脸说，你回来了？

苏蕾顾自走进房子整理起东西。

孙三木木地站着，看着她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大概是什么东西还没找到，苏蕾嘟哝着嘴，走到了电脑旁边。

突然，她惊叫起来。

孙三以为她见到蟑螂了，连忙走过去。

苏蕾指着那盆景说不出话来。

那盆景的叶子上长满了清晰的文字，或长或短。孙三把这些句子连起来，就是自己每天朗诵的那首诗——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。

这个奇怪的现象，经过苏蕾的嘴巴，马上成了这个城市的特大新闻。

有个企业家在晚报上看到这消息以后，马上和孙三联系上了。说自己愿意花两万元买这盆景。

是苏蕾去交易的。拿到钱后，苏蕾叫了辆车子直接去了花鸟市场，然后买了五十盆那样的盆景运回家。

那个早已经被腾空的房间里，有一张电脑桌等着这些盆景。

还有孙三和那本普希金诗集！

但是，很多天过去了，那些盆景一直没长出文字来……

有一种意外叫猝死

事情是从一场会议开始的。

主席台上的那个话筒，像车轮一样从这个领导的嘴边转到另一个领导的嘴边，已经转了三个多小时了，一点儿没有停的意思。

最后终于转到了局长赵四嘴边。于是，赵四局长开始做总结性发言了。

台下的孙三突然觉得很无聊。他奶奶的，一群人靠着嘴皮子混饭吃，混得比我们流血流汗的还好，什么鸟世道啊！孙三暗暗地骂了句。想着一起读大学、睡在自己下铺的赵四，现在居然混到了局长，管着百来号人，而自己什么都不是。孙三越想越愤愤不平——太没劲了！不过再想想，也一样，没什么劲啊。别看你赵四在台上口若悬河呼风唤雨风光无限，到时候，两腿一伸，也不



过如此——真他妈的没劲啊！

哼，你马六也别高兴太早，孙三侧身看到不远处洋洋得意的马六更来气。别以为自己写了几篇小小说，出了本书当了作家有了点名气，就神气起来！十三亿老百姓有多少知道你的名字，看过你的文章啊！你再怎么牛，到时候两眼一闭，谁还记得你马六的那些小文章！想到这里，孙三看到马六突然变成了一堆骨架坐在那里，阴森森的白。

是啊，真他妈的没意思！活着真的没劲啊！

晚上回了家，吃了饭，洗了澡，上了床，开了电视，也很没劲。孙三刚关了电视，就看到洗完澡的妻子，穿了件透明的真丝睡衣进来了。孙三心满意足地打了个哈欠躺了下去。他的妻子挨着他也躺了下来，不时地用敏感部位去碰孙三。孙三翻了个身，叹了口气，心里说，还不就那点事情啊，有什么劲呢！他的妻子也气呼呼地侧了身。

第二天早上，孙三的妻子没有像往常一样早起为孙三弄点吃的。孙三知道她还在生昨晚的气，也不计较。刷牙洗脸，到街上买了些“放心早点”就上班去了。孙三到了单位也不想做什么事情，整个人懒洋洋的，盼望早点儿下班。

睡觉。起床。刷牙。洗脸。吃饭。上班。工作。吃饭。休息。工作。下班。回家。吃饭。洗澡。睡觉。日子就在这样的无聊和懒洋洋中走过去了。

孙三把这样的懒洋洋带进了医院。他懒洋洋地捋着袖子，想着这样的体检有什么意思呢？活着有什么意思呢？可那护士觉得不耐烦了。孙三看到她从白帽白口

罩的缝隙里射出了两道恶狠狠的光来，粗鲁地往自己的手臂里扎去。可是血似乎不想出来，躲躲闪闪的。

日子依然在无聊中过去了两天。

体检结果出来了。大家都或多或少有了点问题，但都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唯独孙三出现了大问题，绝症——肝癌，而且是晚期。医生的结论是最多半年。

孙三拿着报告单的时候，手里像是放了块烧红的烙铁。整个人不由自主地矮了下去，最后像一摊烂泥抹在了水泥地上。

进了医院，躺在洁白的病床上，看着四周白得刺眼的墙壁，孙三觉得活着真好啊！

想想以前，一觉醒来，阳光灿烂，自己精神抖擞地起床，然后到卫生间里刷牙洗脸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满嘴白色的牙膏泡沫做着鬼脸。等洗漱完，妻子在饭桌上已经摆好了自己最爱吃的小米稀饭和咸鸭蛋。孙三想到这里，舌头配合着动了动，那味道真是爽。然后上班开始一天充实而快乐的工作。下班回家，妻子已经准备好了一桌丰盛的晚餐。吃了饭，和妻子一起看看报纸或者电视剧，然后睡觉。当然，有时候和妻子亲热亲热。最后抽支烟，沉沉睡去。

想完这些，孙三的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。活着真好啊！

是啊，活着真好！

第二天，孙三的机会还真是来了。

原来，那报告单出了问题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现在对于孙三来讲已经不重要了——或许是同名同姓搞错了，或许是那女护士心情不爽出了差错，或许是……



重要的是他没病，一切健康，不出意外还可以活很久！

当孙三听完这消息的时候，他快速地拔掉了手臂上挂点滴的针头，站在病床上狠狠地往上跳了几下，周围的人看得嘴巴都合不拢了。

那个叫王五的主治医师回过神来想去阻止的时候，他突然觉得不对劲了——孙三最后一次的跳跃没有成功，而是像一块挺直的门板一样重重地摔在了病床上。

孙三死了。医生说是因为极度兴奋加上心脏的一点儿小问题导致的意外。

医学上把这样的意外死亡，叫猝死！

会移动的房子

苏蕾说，你有房子吗？

孙三说，没有。

苏蕾说，那你有 100 万吗？

孙三说，没有。

苏蕾笑了。笑完了，苏蕾又说，一样都没有，你怎么娶我？

孙三说，凭我们的努力，房子会有的，票子也会有的。

是啊，都会有的，苏蕾说，儿子会有的，位子会有的，车子也会有的，就是青春没有了。

孙三刚想说，苏蕾，你变了，你变得我不认识了。

但那句话只在孙三脑子里转了个圈，又很自觉地被孙三咽了下去。因为，那时候苏蕾已经转身走了。一扭一扭地走了。脚下

用文字取暖

的高跟鞋和水泥地撞击发出的声音，像一把把小铁锤敲打着孙三的脑袋。孙三觉得有点头晕了。

爬上自己租住在七楼的小套房，孙三像一堆烂泥样靠在了防盗门上。

一会儿，就听见苏蕾说，三哥，你累了，我给你做饭。

孙三说，我不累。我帮你烧火吧。

那些火跳得真起劲啊，一个个都不知道疲倦似的。米知道他们是跳给她们看的。隔着锅都能看见他们在跳。于是，她们“滋滋”地笑成了一片。

苏蕾说，吃饭了。

大概是声音兴奋了些，把隔壁房间里沉睡着的小宝宝给吵醒了。苏蕾连忙把他抱起来，撩起了衣服，喂起奶来，一边朝着孙三笑。这一笑，就笑成了春天里的一朵桃花。

孙三也笑了，“嘿嘿”地笑出了声。

苏蕾的娘转过头来，小三，啥事这么高兴啊？

孙三说，苏蕾说她给我当老婆了。

苏蕾的娘和孙三的娘一起哈哈大笑起来，吓了孙三一大跳。

于是，孙三就醒了。他知道自己又在做梦了。梦里又在和苏蕾“过家家”了。

开了门，进了屋。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的，虽然厨房里还躺着一大堆没洗过的碗碟。于是，孙三就钻进了被窝儿，顺手拿了本小说过来。

有个句子跳着跑进了孙三的眼睛：一天早晨，格里高尔·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，发现自己躺在床上